



## 做草包的日子

往事印痕

◎蒋静波

多少次的梦里,在故乡的老屋,添穿穿梭、箱起箱落间,一根根稻草变成了成片的草包……

草包是用稻草编织的袋子。以前,平原地区常发大水,一旦汛情来临,需要将填满泥土、石子或石灰的草包用作防洪固堤。平常修建桥梁时,草包则用于挡水。那时,草包是平原地区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。

上世纪70年代,我的故乡蒋霞浦是做草包的专业村。家家户户,基本以做草包为副业。父亲教书工资低,不足以养家糊口。勤劳的母亲便打起做草包的主意,叫木匠做了席机,又到江口供销社买回了箱板和添臂。

童年的记忆时断时续,而那些做草包的日子,却洒满了记忆的各个角落。不曾记得我家何时开始做草包,却清晰记得父母一起做草包的情形。晚饭后,父母将一节节晚稻草除去草绒,洒上水后,一起用草绳将箱板和席机穿起来。父亲端坐于席机前,将箱板提起上翻,形成一条草绳通道。母亲坐右侧,将添了两根草的添臂叉到通道底部,放下稻草,迅速出来。然后父亲又将箱板提起下翻,母亲重复叉草。随着草包长度的逐渐升高,父母会更换一条更高的凳子,直至站立。草香弥漫,黄灯透窗,拉长了父母劳作的背影,映照着幼小的我团在草包上、玩着稻草的身影。

我七岁那年的晚上,父亲扔下做了一半的草包,出去了。不得已,母亲叫我又叉草。我个子矮,席机高,只能站在凳子上,双腿发抖,满手握紧添臂,跌跌撞撞地叉进去,又磕磕碰碰地叉回来,不是将添臂叉到了外面,稻草落在了半道,就是将草绳叉断。一只草包差点废掉。母亲心烦得骂起我来。我吓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。昏黄的灯,无力地照在半拉子的草包上,也照在我委屈的小脸、红肿的小手上。从此,我看到做草包的场景就害怕。

上学后,母亲说我长大了,便正式让我学搓草绳、做草包。草包是以草绳为纬线、稻草为经线编成的草制品。一只草包,需要上百米长的草绳。搓草绳时,两只手掌各放一根稻草,合掌后不断用力来回搓动,使稻草成绳。一根草即将搓完时,须用另一根草添上去,这样才能搓成不间断的草绳。草绳搓得不能太粗或太细,太粗,箱板眼子穿不进;太细,易断裂。那些早稻草,洒过

◎朱鸿声

清晨,天刚蒙蒙亮的时候,我家窗外的那几株高大挺拔的行道树上,仿佛百鸟在聚会,热闹非凡。聆听着窗外的鸟语,我心情顿感愉悦,似乎身处于青山绿水之中。

我披衣下床,打开了一扇窗,观察着鸟儿大家族的成员。在右边那株大樟树上,好几只百灵鸟在绿叶间引吭高歌,鸣唱声清脆悦耳。这个刚唱完一曲,那个就紧接着在绿色舞台里纷纷登场,各自展示着银铃般的歌喉。仔细看去,原来在另一株大树的枝桠间,还有黄鹂、喜鹊、麻雀等众多成员,合唱声高低有序,节奏明快,给清晨的空气注入了勃勃的生机。

细想起来,窗前这支鸟儿合唱队的形成还是近几年的事。原先我们这里只有几栋单位建造的公房。四周少有的几棵野生灌木,就像散在灰色土地上的几许小葱,显得既孤单又凄凉。那时,我们的窗外是一条不足5米宽的西草马路,路与我们住宅楼之间还横着一条火车站的化工物资铁路专用干线,运送的大都是水泥、煤炭之类的东西,灰沙和噪声常搅得我们不敢开窗户。更要命的是距马路北侧约10米的地方还有一家生产沥青制品的企业,过往的行人总会捂着鼻子

水后,虽然会变得柔软一些,但孩子柔嫩的掌心,怎禁得起稻草千百次不停地摩擦?初学时,不一会儿,我的掌心就磨起了水泡,后来变红、变肿,直至破裂、化脓。多年后,当我摊开与年龄不相称的布满老茧的手掌,露出变形的手指,给外婆看时,老人家流泪不止。那时,真羡慕那些有哥哥姐姐的同学,中饭后他们能马上去玩耍、上学,而我还要完成母亲布置的搓草绳的任务。好几次,正当我无助地坐在小凳上搓草绳时,亚素、佩芬、贤恒、平龙等几个小伙伴来到我的身边,帮我搓完草绳,一起去上学。那份从天上掉下来的惊喜,让我感怀至今。

对于我来说,做草包更是苦不堪言的折磨。每到星期天或放暑假,痛苦的日子就来到了我身边。一早,我还在睡梦中,楼下响起了母亲的催促声,我将头蒙在被子里,泪水涟涟,像要上刑场一般。同睡一屋的奶奶,边用手绢替我擦泪,边安慰着:“不要去挨打,还是自觉好了。一天很快就过去了。以后读书好,长大了就不用做草包了。”

与母亲一起做草包,母亲把箱,我又草。一天下来,瘦弱的我身心俱累,头颈僵硬,肩膀疼痛,左手因不停添草而磨破,右手不时被箱撞痛,手心因长时间握添臂而起泡。当两个人配合不好时,母亲常怪我没用心;当我想要偷懒时,母亲会说我不懂事。要是我们做得快,较早完成了一天20只定额目标时,母亲想要加做,我当然不依,她先是以卖掉草包给我零花钱为诱饵,若我还不依,免不了一顿责骂。那时的我,常以泪洗面,有时抬头望着天,真想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小鸟。面对捉襟见肘的生活,10岁的女孩,怎能体谅母亲的苦楚;怎能知晓30岁的母亲,一刻不停地将5千克多重的箱提起放下所受的累和苦。

自从我会做草包后,父亲就只负责压草包边、缝草包。压草包边是将草包两边外露的稻草像绞发辫一般绞起来,然后将草包对折,用草绳将两边一起缝住。完成这道工序后,才真正做完了一只草包。

每年秋后,全村人用手推车拉着草包,浩浩荡荡地走向江口供销社。在收购草包的日子里,村人像过节一般喜气洋洋。那时一等品草包每只收购价0.32元,二等品0.29元。我家的草包做得结实匀称,都以一等品论价。一年下来,竟有二三百元的副业收入。对于家庭来说,这不仅是让人心安的保障,更像是一束明媚的阳光投进了暗淡的生活。

1979年9月,父亲从村校调至江口区校任教,我也随之转学到区校读书。从此,挥手告别了做草包的日子。只是,每当我一次次从剡江边经过时,总会呆呆地望着滔滔江水,默默自问:江中可有我儿时做的草包?

赶路,何况生性只钟情于青山绿水的鸟儿们哩!

10年前,市政府为改善民生和投资环境,连续在江北区出了几个大手笔。先是搬迁和关停了沥青制品生产线、水泥厂等一批污染严重的企业,尔后又拆除了北站的铁路货运轨道。这块不毛之地从此渐渐有了生机,平地拔起了一座座靓丽的公园式住宅区。我们窗前的那条泥石路也一跃变成与海曙、江东二区连接的主干道。

这一条由铁路干线和西草马路合并新建的四车道公路,造得很有气魄,路中间是树木与灌木丛相间的隔离带,犹如路中绿洲。在南北二侧人行道上又是两排香樟林,株株高大叶茂,伸展着粗粗的臂膀拥抱着住宅楼。更喜人的是,小区的围墙边还有一排绿油油的阔叶灌木带,人走在人行道上,似乎在穿越森林之中。

几年前,市政府又在姚江湾头处建起一座日湖公园,更给这里的环境锦上添花,成了绿中带水的宝地。我家离日湖不到50米远,就像天天生活在花园里,鸟儿们仿佛早闻到了城市绿洲的环保气息,争相飞到这里来定居。

我虽然日日在聆听着鸟儿们的歌唱,只是不懂鸟语,尚读不透它们的心愿。然而,看着鸟儿们天天欢快的神情,让人顿悟:它们定在赞美着共同的绿色家园!

城市写真

## 地铁的故事

◎洛风

许久没见的校友聚了一次餐,聊及从北京毕业后到上海工作的同学峰,听到了这段关于地铁的趣事。

峰受邀到宁波参加一个会议,宁波的几个好友知道后,就给安排了一个饭局,同时把宾馆也定了。说起来已是毕业多年,虽然联系时密时疏,但毕竟同窗四年,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,接受着同一批老师的教育,往昔的情谊就如动人的音乐,纵然不常听,却也一听就能产生共鸣。

于是一帮同学就坐在茶馆谈天说地,居然聊到了夜深人静。后来还是一个校友家里有事,大家才发现夜已深,于是送峰回宾馆,同时叮嘱峰第二天8点20分之前出门搭乘地铁,一定可以在9点前抵达市政府。

不料,校友第二天在朋友圈里看到,峰居然8点不到就抵达市政府,由于到得太早,只得当做早起散步。校友觉得奇怪,打电话过去,才得知峰没有乘坐地铁,而是选择了打的。因为他认为坐地铁是快,不过实在是太累了,都是人挤人的,所以宁愿多掏点钱。为什么那么早抵达?原来是在北京和上海待习惯了,就很自觉地把路上堵车时间也算在内,结果宁波没有那么堵,所以才早到那么多时间。校友哭笑不得。要求峰会议结束后回宾馆务必坐地铁,好好感受一下宁波的地铁,同时在地铁口找了聚餐的地儿,打算再次“煮茶忆往昔”。

峰还没入座,就已感慨万千,为第一次感受3D海洋专列而像孩子般兴奋。坐惯了北京、上海的地铁,突然感受到宁波地铁,这才发现,什么是真正的适宜出行的地铁。人不拥堵,座位管够,单独这两条,宁波地铁在峰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远超北京地铁和上海地铁。讲述的同时,他还不忘调侃,说在上海的时候,每天早晨7点多坐地铁上班,地铁进站时,站在人群里不用主动用力,就被后面的乘客推进车厢。进车厢后就一动不能动,否则便有可能“摩肩接踵”,造成尴尬局面。峰笑称,“地铁是活人上车,相片出来;饼干上车,面粉出来”。大家都在北京坐过地铁,所以又引发新一轮的吐槽。

因为地铁而引发的问题确实很多,但不可否认,地铁是一个城市物质文明的象征,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。尤记得北京的四号线试运行第一天,和朋友们一起结伴去乘坐;宁波地铁试运行的时候,大家冒雨排队去领票感受;宁波地铁3D海洋专列开行的那一天,好多人为了乘坐而宁愿多等候时间……地铁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不胜枚举。

放眼世界上的地铁,林林总总、五彩缤纷,与英国伦敦1863年的地铁相比,宁波地铁不是最早的;与美国旧金山运行时速最高达128公里的地铁相比,宁波地铁不是最快的;与法国里尔无人驾驶的全自动化地铁相比,宁波地铁不是最先进的;与墨西哥修建在海拔2300米的高原上的地铁相比,宁波地铁不是最高的……但在宁波人眼中,宁波地铁永远是最美好的。希望这种美好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

总第5896期

投稿邮箱

essay@cnhb.com.cn

摄影

易明

## 清晨的欢歌

早安宁波